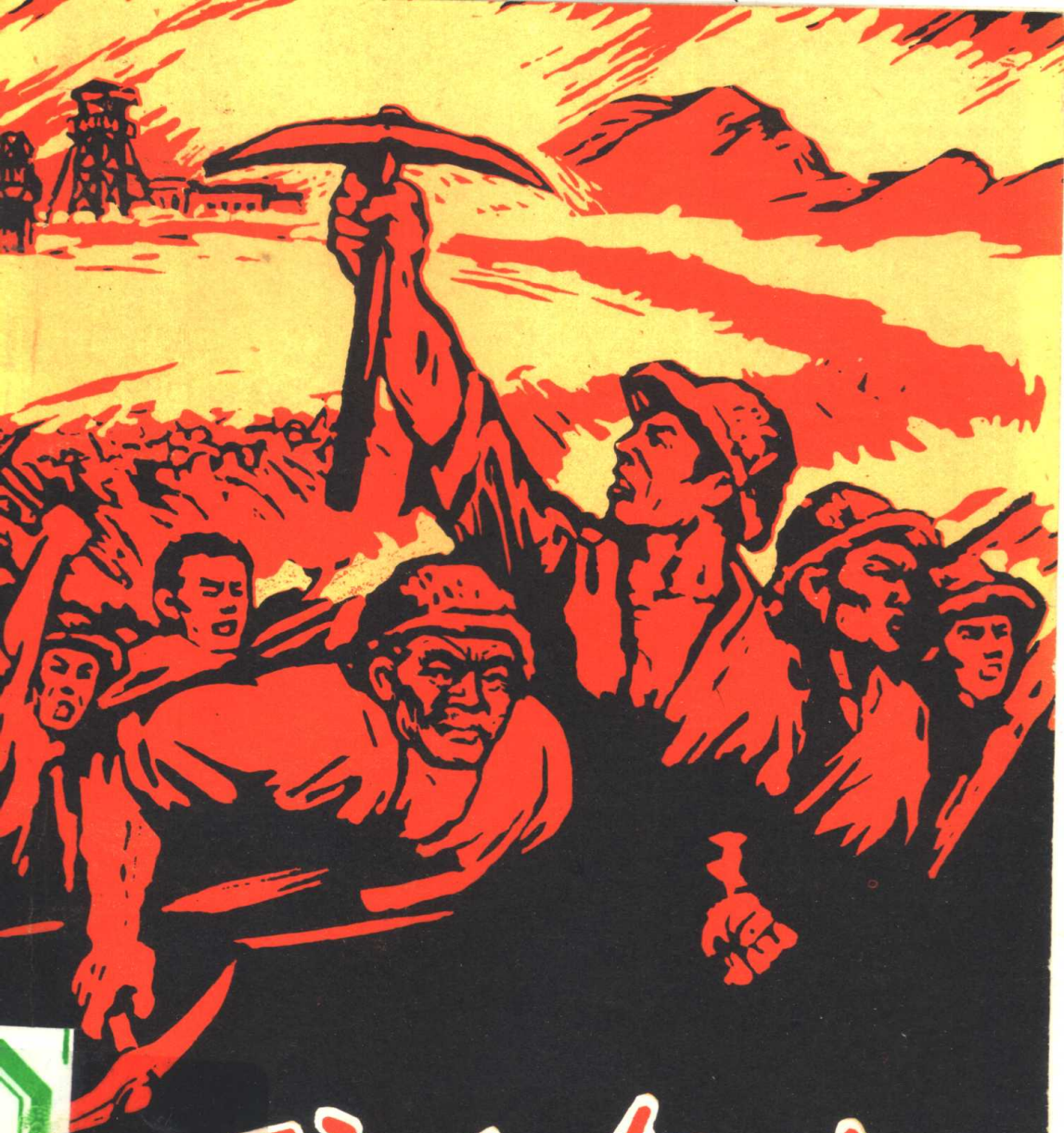




矿山怒火

开滦煤矿工人家史



THE
ART
OF
THE
FUTURE

THE
ART
OF
THE
FUTURE

矿 山 怒 火

开滦煤矿工人家史

《矿山怒火》编写组编

河北人民出版社

一九七五年·石家庄

封面设计、插图：曹春生

姬俊尧

矿 山 怒 火

开滦煤矿工人家史

《矿山怒火》编写组编

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

邯郸地区印刷厂印刷

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1975年1月第1版

1975年8月第2次印刷

印数 50,001—170,000

统一书号 7086·783 定价 0.29 元

毛主席语录

中国无产阶级身受三种压迫(帝国主义的压迫、资产阶级的压迫、封建势力的压迫)，而这些压迫的严重性和残酷性，是世界各民族中少见的；因此，他们在革命斗争中，比任何别的阶级来得坚决和彻底。

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。

目 录

深仇记	(1)
牢记阶级苦	(23)
恨满煤城	(40)
斗争到底	(63)
矿山怒火	(77)
重见天日	(102)
换了人间	(121)
翻身作主谱新篇	(142)

深 仇 记

——开滦唐山矿退休工人

陈作有家史

一九三〇年秋后，树叶都落光了，野地里连个雀儿都看不到了。在一个阴沉的早晨，我顶着西北风，夹着枕头大的行李卷，离开了故乡陡河村，来到了煤矿。

那时我十八岁，想到开滦煤矿下煤窑。

开滦煤矿也叫“毛子窑”。毛子，是指的英国资本家。毛子霸占的开滦煤矿，就象个吃人的地狱。能有一分出路，谁下毛子窑啊！

可我呢？十二岁的时候，爸爸就死在煤矿上，妈妈哭瞎了双眼，日子不多也撒下我死去了。我这个无依无靠的孤儿，十二岁就给地主扛小活。地主拿穷人不当个土坷垃。给地主卖命，那碗饭不好咽，那口气不好受啊！我实在受不了，一生气就不给他干了。反

正是穷棒子一个，光棍一根，我要凭力气山南海北地闯闯！

一

我先到开滦马家沟矿登记工，经过十几道手续，等了好几天，才算被“录用”了，分配给一家包工大柜。

我上班的第一天，见到的头一个人是包工大柜的总管，他叫董凤。

董凤穿着长袍马褂，坐在太师椅上，把我上下打量个够，才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：“你叫陈作有？”我不会点头哈腰，只是简单地“嗯”了一声，两手擦着空拳，直挺挺地立在那里，盯着总管。

沉了半晌，总管忽然冷笑一声，骂着说：“哼！你上班，就这么空着手来啦？”一句话把我问懵了。我正不知咋回答，只见总管把贼眼一斜，嘴角一撇说：“回去吧，明儿再来！”

明儿再来？为什么呢？走出包工大柜，我向老工友们一打听，才明白：包工头、总管、查头子都是属狼的，不花钱喂喂他，就别想顺顺当当地上班；就是上了班，要是不送礼，他们总是想法整治你，不是叫你上危险地方干活，就是找错打骂。听了这些话，我

气得直咬牙，心里话，别说送礼，连个钱边儿也不叫他看到，看他们能把我怎么样！

一连两天，总管没叫我上班。第三天，他看我不吃他那一套，还是叫我上班了。因为我总不上班，少出了煤，他受不了。可是，他斜楞着两眼盯着我说：

“告诉你说，你得知道大柜是个什么地方，违犯了大柜的规矩，那可没客气！”

我知道，总管是不死心的，不定啥时候要给我亏吃。所以我虽然上了班，却老是担着心。

那时候，矿上流传着这么一句话：“两腿到井沿儿，小命没一半儿”。资本家光想多出煤，多赚钱，不管工人死活，井下条件非常恶劣。窑底下，按需要应当每人保持四立方米的风量，可那时连一立方米都不够。危险的地方，支柱被压得东倒西歪，毗牙裂嘴。资本家却长期不给修理。至于安全护体设备，根本就没有。遇上漏水的工作面，工人头上被水浇着，身子在扎骨冰凉的黑水里泡着，一干就是十几个小时。有时脚被煤扎破，在水里都泡烂了。遇上闷热的工作面，象蒸笼，工人进去干活，连布丝都挂不住，只是脑门上系一道细绳，挡着汗水别往眼里流，常有人热得晕倒在里边。工作上的运输，全靠“拉大筐”。工人拉着二百来斤的大煤筐，在低矮的窑洞里，跪着爬，浑身磨得冒血津，膀子勒出一道道血

印。头一天被磨破，第二天刚定浆，又被擦破，伤口着汗水一沬，比刀刺的还疼。

有一天，我带着几分病到了井下。查头子牛长富派活派到我的时候，二话没说，先夺过我的镐头，摸了摸镐尖，骂道：“妈的，骑着这镐头上天津都扎不了屁股，能刨煤了？你这是成心要‘白拣’矿务局！”我一听心里就明白了，准是总管指使查头子来找斜茬儿，逼我送礼。我心里话，送礼？豁着小工不做，也不能挨欺负。我一把夺过镐头，叉着腰说：“牛头儿，你把话说清楚了，今天这个工你到底叫我做不做？”姓牛的一看风头不妙，他没想到平常不言不语的“老实人”，今天这么厉害，怕吃了“眼前亏”，赶紧嘻嘻哈哈地说：“小陈，你到底还是年轻啊！说你的镐没尖，是不叫你去刨煤。今儿叫你去撬煤，明白了吧？”我见这家伙改了口，也就不再说别的，跟着几个工友到头道石门撬煤去了。哪里想到，这是姓牛的谋害我的又一种手段。

头道石门有五丈多远的煤洞，里边没有木柱支架，非常危险。我仗着自己年轻，胆子大，叫工友们先在外边等等，我进去打头阵。工友们嘱咐我，要多加小心。我提着七斤半的钹灯就进去了。进去时间不大，发觉上边有响动，拔腿就往外跑，只听“轰隆”一声，随着一股风，一块顶板塌下来，把我压住了。

工友们冒着生命危险，把我扒出来。侥幸没有死，但头部砸伤，鲜血直流，……

工友们正忙着用裹干粮的布给我包扎伤口，查头子牛长富来了。他用灯光把我上下照了一通，别的话没说，先问：“灯呢？”

查头子这一问，工友们火了：“妈的，人都要死了，你还找灯？”

查头子冷笑一声说：“人是你们的，这灯可是矿上的，怎么……”他一看工友们气得都站起来了，慌忙改口说：“那，那你们还是先去见见总管，不不，总管也管不了这事，你们还是去见柜上的经理吧，公事公办，嗯，公事公办。……”说着，夹着尾巴溜了。

下了班，工友们扶着我去见包工大柜的经理。

经理就是包工头，他叫姚子达，五十多岁。他整天耷拉着脑袋，没见他笑过，也没见他闹过。可人们都说他比蝎子还毒，说他腰里掖着“刀子秤”，专门算计人。

姚子达正坐在太师椅上抽旱烟。我进去时他连头也没抬，只是撩了撩眼皮，没说话。我向他说完了受伤丢灯的经过，沉了老一会儿，他才慢慢地抬起头来，慢嘶懒语地说：“往后记住，到啥时候也不许丢灯，有人就有灯，人死灯也得在！”

我指着头上的鲜血，气愤地说：“我的命都难保，还顾得上灯？”

姚子达的两只小红眼忽然睁开了，他鼻子一皱说：“就你的命值钱？你知道一个灯多大价码？”

这意外地侮辱，气得我火苗钻天。我正要发作，姚子达半闭着眼又开口了：“陈作有，平素你在柜上还算老实，这场事故柜上不再追究，往后可不许这么毛楞了！……”他说到这里，我们都以为丢灯的事也就这么完了。谁知这老家伙话还没有说完，就向旁边管帐的先生翻了一眼，问道：“一个新灯多少钱？”

“一块二，合半袋白面。”

“买一个灯的手续费多少？”

“四毛八。”

“丢灯的惩处金呢？”

“两毛整。”

“净合洋钱——”

管帐的算盘一响：“一块八毛八。”

姚子达拿过算盘，自己又打了一遍，思谋了一会儿，冲我说：“按矿上的章程，本该扣你一块八毛八。不过，看你是初犯，就抹去零头，净扣一块八吧。”他回头命令管帐的：“下帐！”

我再也拢不住火了，一步跨到柜前，咬着牙质问：“凭啥下我的帐？我受了伤，这笔帐咋算？”



空。姚子达的小眼睛，红得都要滴血了，他把尖脑袋一伸说：“丢灯赔钱，这是矿上的规定。你受伤究竟原因何在，还没查清，事故责任还要追究！”

我气得牙都要咬碎了。但我没有说话，此时此地，说话有什么用呢？我上前一步，猛地抓起柜上的算盘，“嗖！”地一下子向姚子达砸去。只听“咕咚”一声，姚子达一仰头跌了个仰八叉。接着“哗啦”一声，算盘把靠山大镜砸了个粉碎。

同时，由于用力过猛，伤口疼痛，我也昏了过去。

当工友们抬着我走出包工大柜的柜房时，我才苏醒过来，听说柜台上的东西被工友们砸了个乱七八糟，有的工友愤恨地说：“他们有钱人念的都是一本经，不杀穷人不富。”

一个老哥们接过去说：“可咱们穷人都有一本血泪帐，早晚得和他们算。”

二

丢灯事件过后，矿务局把我“刷”了。过了些日子我又改了个名字，顶替别人到别的包工大柜上班了。在那里同样干不下去，我就由马家沟矿逃到了唐山矿。一次又一次地奔波流浪，一年又一年的饥寒交迫，我流血流汗，换来的又是什么呢？只是两只空拳，满腔怒火！

一九三三年我结了婚。到一九三七年，大儿子庄

柱已经三岁。这年冬天，又生下一个闺女。当时，米无一粒，柴没一根，初生的孩子第一口尝到的不是妈妈的奶水，而是亲人的眼泪！

女儿生下的第二天早起，我对庄柱妈说：“后晌下班，我从大柜上弄俩钱，给你们娘几个弄口吃的，等着吧！”我走后，一家人多么盼望我早点回家啊！可是谁想到，就是这天，我在井下被砸伤了右腿。

我的右腿是怎样砸伤的呢？说起来真叫人咬断了牙根。那天，老塘里正往下掉“掉儿”，这是要冒顶的信号。把头硬逼着我去捅煤。我想，真要是不进去，把头准要勾工，这一班就算白干了，家里还有三张嘴等着吃哪！没办法，只得冒险进去了。我刚进去，就被煤砸住。幸亏工友们抢救得快，人没有死，腿被砸折了。

我的腿受伤后，经工友们几次交涉，办了好几道手续，过了好几道关，才进了医院。医院的洋大夫过来，随便看了看，只是冷冷地说了两个字：“锯掉！”

工友们硬压住火说：“大夫，给想法接上吧！”

洋大夫连眼皮也不眨一眨，傲慢地说：“我们的责任就是锯，不管接！”说着，转身就走了。

我在昏昏沉沉中听到这些话，肺都气炸了，我一撞床板，怒气刚要发作，一个工友劝住我，小声说：

“等一等，咱再交涉交涉，他再不给治，咱非揍他不

可！”

有经验的老工人都明白，洋大夫每做一次锯腿手术，矿方给十元钱（当时能买四袋白面），他们不知锯掉了多少受伤工人的胳膊、腿，把洋钱塞满了自己的腰包。受伤工人要想保住腿，必须花十元以上的钱，洋大夫才给治。这有什么办法呢？治腿要紧啊！工友们商量着，借钱托人买通了洋大夫，腿才没有锯掉，打上了两个“铁钎子”，把断骨接上了。

过了不到十天，腿还没有好，矿务局就开给我几个抚恤金，把我推出医院，开除了。

我得到的几个抚恤金，刚刚能还清托人借的债。工友们把我抬回家里，我一看妻子和孩子，心如刀绞。爸爸没给孩子带回什么，只带回一条断腿！我鼻子一酸，眼圈发热。但我硬咬住嘴唇，把眼泪又咽了回去。

我躺在炕上养伤。庄柱他妈产后还不到半个月，就领着三岁的庄柱，冒着刺骨的寒风，去沿街讨饭。没过满月的小闺女被扔在家里，饿得整天哭。我为哄孩子不哭，常常把手指塞进孩子的嘴里。孩子那软嫩的小嘴，拚命吸着我的手指，真如同揪我的心哪！……一直养了三个多月，我才能下地走路了。这时，庄柱妈已被折磨得象个病人。我拄着棍子到一家豆腐房，用手摇着小磨给人家磨豆腐。每天，庄柱娘俩去

要饭，不满周岁的小闺女被扔在家里。怕掉下炕，只好把她拴在窗户上。

有一天，一个工友给了庄柱娘俩一碗面汤，当妈的舍不得吃，跑了三里多路端回家来，想叫小闺女喝上几口，哪知进门一看，孩子趴在炕沿上，已经死了。孩子那瘦小的尸体，只剩下一把皮包骨，饿得临死把手都挠破了，鲜红的血迹沾满了一炕，张着的小嘴里，还含着一团没有咽下去的乱纸。孩子多么想吃口东西啊！庄柱妈颤抖着抱起亲生的骨肉，只说了一句：“妈的苦孩子，妈对不起你！……”就昏过去了。

是当父母的对不起孩子吗？不，是万恶的地主资本家残害了无数个这样幼小的生命！

后来，我实在没有别的出路，就东奔西跑，托人借钱，到矿务局“买”了个工，又下了煤窑。

三

煤窑深，没有我们矿工的苦难深；矿区大，哪有什么矿工的仇恨大！百里矿山是我们开的，万吨煤炭是我们挖的。为什么帝国主义者、资本家在这里当“东家”，做“老爷”？而我们矿工却过着牛马不如的奴隶生活？我们要翻身！我们要造反！在三大敌人